

§ 501 月影下的邂逅

西元前 404 年，春天，雅典最黑暗絕望的季節。

雅典近郊，城外第五山丘的林間小徑向北蜿蜒，月光斜照之處，一排殘垣斷壁靜默矗立，彷彿遺忘在時間縫隙中的書頁。

這裡原是某個數學學會的舊址，自薩摩斯來的學者曾在此演算星象與比例，然而自戰火與瘟疫席捲以來，它便只剩些許記憶與迴音。

夜風微起，枯藤掠過破牆，發出悉索聲。



赫利歐羅斯靜坐在祭壇遺跡旁，鬢髮垂落，斗篷掩身，雙眼映著石面殘留的圓形幾何圖紋。

他彷彿在聆聽某種來自地底的語言，一道道線段與角度，在他指間重現、重構、又崩解。此刻的他，既像祭司，又像幽靈。

直到那個聲音出現。

「你在等誰？」

清亮、年輕，卻不屬於這片荒野。

赫利歐羅斯的眉頭微蹙，他未動，只轉頭看向聲音來處。

一名少女站在階梯的殘端，身穿淺灰短斗篷，腰間掛著一個羊皮卷袋，手中拿著一根木笛，頭髮略亂，被風撩起一撮覆在臉頰。她看起來並不懼怕他，甚至還輕輕側頭，好奇地觀察著他與他身後那圈斑駁的刻紋。

赫利歐羅斯沉聲：「妳怎麼會來這裡？」

「我迷路了。」她說，語氣誠實。「今天傍晚進山採果子，走著走著，天黑了，腳也不知道怎麼地就踏進這裡了。」

他目光銳利如刃，仍不語。

「我叫奧麗芙。」她停了停，「你呢？」

他微一遲疑，似乎在衡量什麼，終於低聲道：「赫利歐羅斯。」

奧麗芙喃喃念了幾次這個名字，像在心裡記住它。

「你是這裡的守護人嗎？」她忽然問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你是來找什麼的？」

赫利歐羅斯輕聲一笑，卻沒有笑意。

「找一個死去太久的人。他曾經站在這裡，講述一個世界裡不被接受的真理。然後，他就再也沒回家。」

「他是你的朋友？」

赫利歐羅斯沒有立刻回答，他緩緩從祭壇邊站起身，黑色的斗篷在月光下如同一片濃稠的夜幕，隨著他的動作無聲地晃動。

奧麗芙本能地後退了半步，並非出於恐懼，而是一種對未知力量的敬畏。

「他是誰並不重要。」赫利歐羅斯轉過身，看向那片殘損的圓形刻紋，聲音低沉得如同遠處的雷鳴，「重要的是，他因為觸碰了真理，而遭到了這個世界的遺棄。」

奧麗芙眨了眨眼，她走近了幾步，雖然依然與他保持著一段距離，但目光卻落在了那石面上的圖紋上。她並不懂這些晦澀的幾何構造，但她能感受到那種排列中隱含的某種壓抑感。

「真理，總是讓人感到痛苦嗎？」奧麗芙輕聲問道。

赫利歐羅斯的眼底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。

他習慣了冷酷、算計與血腥的佈局。復仇是他存在的唯一支柱，他早已習慣將世界視為一顆隨時可以棄置的棋子。但在這一刻，當他看著眼前這個單純的少女，那股久違的、屬於希帕索斯的理智與憐憫，竟不由自主地從他被仇恨掩埋的心底深處翻湧上來。

他想起了當年沉入深海前，那種被同伴背叛、被真理拋棄的孤獨。

而眼前的少女，卻對著他這個充滿危險氣息的陌生人，流露出了純粹的好奇。

「有時候。」他緩緩開口，語調竟溫和了下來，「但有時候，真理也是光。」

赫利歐羅斯走到一塊較為平整的斷壁旁，那裡有一小塊避風的地方。

他脫下身上那件厚重的外斗篷，輕輕鋪在冰冷的石板上，然後對奧麗芙揚了揚下巴，「山裡的夜晚寒氣入骨，妳該休息一下。天亮之後，往西南方向走，能回到通往雅典的大路。」

奧麗芙愣了一下，沒想到這個看起來陰鬱冷酷的男人竟會展現出如此細膩的體貼。她遲疑了一瞬，隨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乖巧地坐了下來。

「你不冷嗎？」她問，手裡下意識地抓緊了那根木笛。

「我習慣了寒冷。」赫利歐羅斯坐在不遠處的一塊碎石上，背對著她，視線看向森林深處。

他的目光如炬，卻並不帶侵略性，反倒像是在為她護衛。

森林中隱約傳來野獸的低吼，在這寂靜的夜裡顯得格外滲人。

奧麗芙瑟縮了一下，但感受到身旁這個男人沉穩的氣息，那種莫名的安全感竟讓她平復了心緒。

她取下腰間的羊皮袋，從裡面掏出一枚乾癟的野果，遞向赫利歐羅斯。

「雖然不多，但這是晚餐。」她聲音有些靦腆，「我不習慣欠別的人情。」

赫利歐羅斯轉頭，看著那隻遞過來的小手，掌心躺著一枚微小的果實。

他盯著那果實看了許久，彷彿那是什麼至高無上的聖物。

「妳知道我是誰嗎？」他突然問道，聲音低沉，帶著一絲探究。

「不知道。」奧麗芙歪著頭，笑了笑，「但我知道，你現在不會傷害我。這就夠了。」

這句話如同閃電般擊中了赫利歐羅斯。

他的一生，無論是作為希帕索斯，還是現在的赫利歐羅斯，都在計算著利益、得失與仇恨。

他一直在戰鬥，試圖向這個世界索要一個公道。可他卻忘了，最原始的善意，往往不需要任何理由，也不需要任何權衡。

善與惡，真的是壁壘分明的嗎？

當他為了復仇而佈下毀滅雅典的棋局時，他是惡；可當他在這荒蕪的祭壇前，將斗篷讓給一個迷路的旅人，保護她的睡眠時，他又算什麼？

他伸出手，輕輕接過那枚野果。指尖相觸的那一刻，他感受到了凡人特有的溫暖。

「謝謝。」他低聲道，沒有吃下，而是將它放進了懷中，貼近那顆因為怨恨而逐漸冷卻的心臟。

「睡吧。」他輕聲說道，「這裡很安全。我保證。」

奧麗芙沒有再多說什麼，在這充滿毀滅氣息的遺跡中，她竟然真的因為這句平淡的承諾而感到安心。

她將頭枕在手臂上，很快便沈沈睡去。

夜風徐徐，將赫利歐羅斯的黑髮吹亂。他轉過身，默默地守在她的身側。

他看著她平穩的呼吸，心中那一抹屬於希帕索斯的執念，在那一刻顯得如此遙遠，卻又如此真實。

他知道，明天太陽升起時，他依然要為了復仇而推動那場毀滅的風暴。

但今晚，在那輪冷月之下，在那座廢棄的數學會裡，他只想做一個守護者。

他輕輕伸出手，指尖在空氣中劃出一道極其精準的幾何弧線，一道無形的微弱屏障悄然升起，將周圍的寒風盡數隔絕。

這不是魔教的咒術，而是他曾經最愛的數學，是他靈魂深處最後的一抹純粹。

「真理並不總是殘酷的，小姑娘。」他低聲呢喃，眼神中流露出的是他自己都未曾察覺的溫柔，「至少今晚，它不是。」

月光拉長了他的影子，與那殘垣斷壁融為一體，守護著這片刻的寧靜，彷彿連時間都在此刻屏住了呼吸，不敢打擾這場短暫而珍貴的邂逅。